

中韩文化差异的语言视角分析

卢微一*

[摘要] 中韩之间虽有特殊的亲缘性,但是相异的语言文化蕴涵,折射出两个民族迥异的习惯和心理,比如敬语使用方式、外来语标记法、单复数和缩略语的使用、词汇构成等等,与此同时,韩语中的传统汉语遗存,值得关注,其一定的变异和同路置换,显示了民族国家机制下韩国世俗生活的本土特性。

[关键词] 文化差异;语言;分析

[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however, the differences of language culture reflect distinctive living habit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tween the two nationalities, such as different usage of honorifics, plural forms, breviary vocabulary and loanword labeling methods and formation of vocabulary, etc. The remaining tra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 the Korean language is also worthy of attention which reflects the locality of Korean customs through variation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language.

[Key words] Cultural Differences; Language; Analysis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山水相连,源远流长的经济文化交流史,使两国的社会和文化具有极大的关联性和相似性,儒家文化传统作为民族立身之本,仁义礼智信作为社会道德精神和行为规范标识,深入整个社会和公众的深层心理结构,构成长时期的主流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也幻化成制约和主导民族文化走向的核心要素。这种极具东方色彩、体现东方式人伦关怀的意识形态取向,不仅在中韩两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领域里绽放出夺目光彩,而且也在艺术、语言和生活情态上,铸造出中韩之间十分特殊的亲缘性。

从另一个方面看,凭依地理环境、社会演变过程以及文化兼容元素、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近现代中韩两国所经历的迥异的社会、政治、经济演进道路,中韩现代化的历史追求无论方法还是效能,都有明显不同,曾经粘合着的传统习德/习俗日渐游离,各自遵循的价值体系也发生了逆转,彼此显著不同的文化身份愈益明晰。这使我们在当下历史的点上,能凭依实证性的思考,十分快捷地辨识出中韩社会的诸多差异,进而在语言层面捕捉到这些差异的内在机理及“形象漂浮物”。

中韩语言都是由古代中国汉语演变而来的,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奉儒学为治国理

* 作者简介:卢微一,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

政之道,建立集贤殿,集中一批人才研究语言、行政、音乐和医学。他在 1443 年创制、1446 年以《训民正音》颁布实施“韩文”。韩文是由汉字的笔画演变而来,给每一个笔画赋予了发音,这既可用来标示汉字词,也可用来表示固有语。韩文创制之后的几百年里,朝鲜半岛的语言书写形式都以汉字为主,后来汉字、韩文混合使用,而混合性文字渐渐成为朝鲜半岛通用文字的主流。在 1910 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以前,韩国官方文书、典籍制作、科举取士都是使用汉字的。而近一个世纪以来,情形逐步发生了变化,伴随世界格局在二战前后的改变,在民族认同的潮流中,韩语自身风格获得全面凸显。

事实上,中韩语言间的整体的渐趋背离,制动要素很多,其中不容忽视的是“他者”的介入,即英语、日语等代表世界强势政治、经济体的语言力量全方面的介入。在现代化角力过程中,中西强弱的巨大反差,直接改变了韩语对汉语的精神依赖和语素汲取,造成韩语表达架构中,大量西式词汇、西式语法现象的滥觞,使韩语书面语表述“去中国化”、“去传统化”进程大大加速。

一、中韩语言相异的词汇构成和成因

由于长时间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发展,中韩语言在词汇上的疏离十分明显,从发音、组词到具体词义都形成了极大差异,在民族性层面构成了彼此不同的语言习惯,体现出近代以来中韩相异的语言文化蕴涵,折射出中韩民族迥异的心理。

第一,中韩两国都以忠孝为本,反映在语言上,就是敬语的使用。汉语中,主要以“您”、在姓之后加“老”以及语气等方式,表达尊敬之意,但没有专门词汇和语法规则。而在韩语中,对长辈和年纪比自己大、资历比自己深、身份比自己高的人,一律要用敬语。凡敬语的口语,要在句子后面加(...아요/어요或...ㅂ니다)。韩语的敬语较为复杂,对不同的人、对对方尊敬程度不同,动词都要变化,由此形成完全不同的敬语说法。例如,“不要告妈妈的状”。显然,在韩语里,词语和语法都在敬语传达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外来语标记法。汉语属于表意文字,韩语则属于表音文字,所以,在翻译外来的词或标记外来事物时,汉语一般是注重原词的意义,即根据意思用富有中国特色的新词汇加以表述。韩语则以原词的发音为主,进行直接的音译。比如,美国餐厅“T. G . I. Frieday's”,汉语按照意思称为“星期五餐厅”,而韩语则按照音称为“티지아이 프라이데이”。电子产品“Airconditioner”,汉语根据含义,表述为“空调”,韩语则称为“에어컨”。在汉语中,也有少数名称是音译的,但是在音译中,人们依然注重意义的灌注,而韩语就不是这样。比如,法国连锁超市“Carrefour”,汉语将其音译为“家乐福”,包含了“阖家欢乐幸福”的含义,而韩语就简单音译为“카리푸”,没有任何主观祈愿的附加,又简单又方便。类似的还有“可口可乐”、“康乃馨”等等。

第三,单复数的使用。中国人在说自己的国家或家人时,有时会用单数指称,比如“我的祖国”、“我的舅舅”,而韩国人一般只用复数指称,如“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妈妈”。后者所谓“我们”并不意味着你和我共同拥有的对象,只不过是习惯上的说法而已。

第四,字词相同,但意思和用法不同。在中韩语里,有相当多的字词,汉语用字完全相同,但是,其代表的意思却南辕北辙。这在日常生活里很明显。比如,“小心”,在汉语中是“注意,留神,谨慎些”的意思,在韩语里则是“胆小,怯懦”的意思;“放心”,在汉语中是“心情

安定,没有忧虑的状态”,在韩语中则是指“失神,不小心,不注意”;“汽车”在汉语里,是指用于街道和公路交通运输,使用汽油的四轮机动车,而在韩语里,“汽车”指“火车”;“馒头”,在汉语中,表示无馅的面粉发酵蒸成的一种食品,而在韩语中,是指“饺子”,即有馅的用面粉蒸成的饺子;“点心”,在汉语里,是指糕饼之类的食品,而在韩语里,它是指“午饭”;“差别”,在汉语里,是指不同、区别,而在韩语里是指“歧视”;“阶段”,在汉语里表示事物发展过程中划分的段落,而在韩语里,它指“楼梯”;“工事”,在汉语里,是指保障军队发挥火力和安全隐蔽的建筑物,在韩语里,则是指“工程”。

与教育相关的术语,中韩也往往有不同含义。比如,“学院”,在汉语中,指综合大学里某一学科的专门教育研究单位,在韩语里,则是专指“补习班”;“学长”,在汉语里,是对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比自己年级高的同学的尊称,而在韩语里,它指大学中学院、系的负责人;“放学”,在汉语中,指学校的学生结束半天或一天的课程,下课回家;在韩语中,则指学生结束一个学期的课程,放假。“先生”,在汉语中,既可以指“老师”,也可以表示礼貌,指称男人,指称别人或自己的丈夫,在韩语中,它专指“老师”,没有一般男人的尊称或“丈夫”的含义。

第五,缩略语的使用。缩略语是世界许多民族语言表达的一个共同习惯,在约定俗成的前提下,缩略语往往同样能准确地表达概念,传递信息,因而,它们被大量运用。在汉语中就包含大量的缩略语。比如,“科学技术——科技”;“外交部长——外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旅行游览——旅游”;“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

然而,韩语没有缩略习惯,一般都是完整表述,因此,当我们要把汉语中的缩略语翻译成韩文时,必须还原成原句,才能说清楚。韩语中极为个别的例外,例如“亲故”,表面看也是缩略语——“亲戚故旧”的缩略语,但其实,它的意思早已改变,今天韩语中的“亲故”是指“朋友”。

第六,词汇构成差异。汉语的词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所谓单纯词,是指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如“山”、“好”、“蝴蝶”、“莫斯科”等等,而合成词,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如“书本”、“草木”、“车子”、“花儿”等等。在韩语中,合成词就是把两个不同意思的单词合在一起组成新单词,这种组合有高度的自由。比如,两个动词合成,用 $어/으$ 来连接;两个名词合成,表示并列关系时直接把两个词放在一起。汉语中的词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比如,两个音节完全相同的词——“爸爸”、“妈妈”、“茫茫”、“滔滔”等;两个音节声母相同的词——“伶俐”、“参差”、“仿佛”。但是,在韩语中,很少有两个声母相同的音节构成的词,(ㄹㄹ)至于音节完全相同构成的词更不存在。因而,中国人用以表示委婉的语气、心理时常用的重叠用法,在韩语中没有。比如“可以试试嘛,多练习练习就行了”。“回头麻烦您打听打听你们那位邻居”,这些在韩语中,都是以简单的“练习”、“打听”直接表述出来的,顶多加个“즈噜/否”。

第七,反向建构意义。在长期的隔绝和分流中,中韩语言也出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语词现象,即相同的汉字语词,中韩意思完全相反。比如,在汉语中,“感情”在使用时多为褒义词,说对某人“有感情”,是指觉得亲近、认可和喜欢,而在韩语中,“感情”多数情况下是贬义词,说对某人“有感情”,多是指对其感到不满、讨厌。又比如,“过分”在汉语中,它是指“超过尺度、不讲分寸和放肆”,属于贬义词;但是,在韩语中,它是指“过誉”,用来表示谦虚、礼貌和客气,是褒义词。再如,“梦想”一词,在汉语中有肯定的、积极的意思,包含“希望、理想”的含义,而在韩语中,它就指“空想、妄想”,基本都用在贬损的意义上。

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韩国较早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开放的环境下,国际化、现代化的进程加快,而这加速了韩语融入英语等西方语言的步伐,如韩语里的“新闻”(消息)直接就用了英语的“news”,“可乐”也照搬了“cola”,类似的词还有很多。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中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处于半敌对的状态,文化交流甚少,青年一代以清晰的主体自觉,寻求跨越传统的新的表达,这使韩语和汉语的语词差别日渐扩大,意义更换频繁发生。

二、中韩语言:历史遗存、变异和同路置换

由于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的要求,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适应时代要求,为满足当代中国人交流和沟通的需要,较多地采用了与时俱进的新鲜表述,语言内涵和语言形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韩语中的汉字在两国隔绝半个世纪之后,一方面较多地保留了古音、古意,导致今天,当我们将一些中韩同形的词语予以对比时,会发现:汉语中的同形词语普遍都有含义“溢出”的情形,往往除本义外,还领有一定的虚指意义,而韩语中的同形词语,音多古音,意则多为实指,强调的是原意、本义。另一方面,源于中韩民族源远流长的关系,出于韩国世俗生活的本土特性,韩语里的汉字汉词如成语等,近现代也屡发一定变异和同路的置换,由此可见在民族国家的机制下,中韩语言的高调互动与疏离。

韩语中的传统汉语遗存,很值得关注。这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入声字和全浊音。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没有入声和浊音,它们仅在粤语、闽南语及吴方言等方言中存在。然而,在韩语中,仍存在着大量来自古音(明代)的入声和全浊音,短促而有力。因此,韩国学生掌握入声字相当容易,音韵研究具天然优势。其二,是韩语中汉字词汇多取本意、古意。比如,“外面”,在现代汉语中,是指“外表、表面、以外”,在韩语中则指“侧头、别脸”,和具体字义紧密相关;“失职”,在现代汉语中,是表示“监管、监督、执行不力”,而在韩语中,就如字面意思,是指“失业、丢掉饭碗”;“爱人”,在现代汉语中,是指“配偶”、“丈夫或妻子”,在韩语中,既是指“恋爱的人”,即未婚恋人,也指情人;“读书”,在现代汉语中,既指“学习”,也指“阅读”,而在韩语中,仅仅指“看书”;“文章”,在现代汉语中,是指一篇完整的文字作品,但在韩语中,是指“一句话”;同样,“干杯”,在现代汉语中是“碰杯”的意思,而在韩语中,就是“一饮而尽”的意思;“气死了”,在现代汉语中,是说“生气到了极端的程度”,而在韩语里,是说“没有力气了”。

中韩成语、惯用语和家常话大多“同中有异”,体现着变异的关系。

众所周知,成语是经过长期使用、锤炼而形成的固定短语,结构相对定型,意义具有整体性,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习用性。它们大多来自历史和寓言故事、以及神话或传说、古典文学作品等等。成语就其一般特点而言,是内容和形式的民族性、历史性。在中韩流行的成语表述中,恰恰是在历史的亲缘关系和民族的东方感上,两者同异杂存,共同显现了奠定在古汉语基础上的东方民族语言之智慧:博大精深。现存的中韩绝大多数成语都是由四个字组成的,具有精炼、形象的特点,显然出于“同一个家族”,却又相异其趣。比如:

中国成语:

家破人亡
古今中外
空前绝后

韩国成语:

败家亡身
东西古今
前无后无

山珍海味	山海珍味
世外桃源	武陵桃源
多才多艺	多才多能
同甘共苦	同苦同乐
青梅竹马	竹马故友

显然,我们从韩国成语中,不难看到其“母体”的影子,甚至韩国成语一些用词或表述方式,都与中国成语十分接近。但是,它们又有明显的变异,如“败家亡身”和“家破人亡”相比,更多地反映了两者因果的关联,而“同苦同乐”,则把“甘苦”的共享转换成“苦乐”的分担。“竹马故友”则超越两性的范畴,而在更大范围内指喻友情。

成语等书面语的变异,毕竟是少数熟悉汉字的韩国知识分子阶层“所为”,在更广大的中下阶层,与生活实际密切相关的表述之对汉语的偏离,则是更为普遍的情形,也更多地带上了韩国市民社会追求民族自我意识,追求与当下的、地方的生活贴近性之努力的痕迹。首先是惯用语,汉语中比喻对人说恭维话,叫“戴高帽子”,而韩语中表达同样的意思,则说“上飞机”。例:“不要给我戴高帽子”(汉语),“不要让我上飞机”(韩语);汉语中强调被大雨淋得很湿,叫做“淋成了落汤鸡”,而韩语中表达相关意思,则会说“变成了没水耗子”,例:“我才出门,就被淋成了落汤鸡”(汉语),“今天很糟糕,让一场大雨弄成了没水耗子”(韩语)。汉语中说每个人都会有配偶时,会说“垃圾也会有人捡”,韩语表达同义的话,则是说“草鞋也有自己的伴儿”。其次,是家常话,中国人把喜欢喝酒的人称为“酒鬼”,韩国人称之为“酒鲸”;中国人把色情电影叫做“黄色电影”,韩国人叫做“红色电影”;中国人把用餐时汲汤,叫做“喝汤”,韩国人则叫“吃汤”;中国人把富有女人气的年轻男子称为“奶油小生”,而韩国人称其为“妓女的哥哥”;中国人将对某事物或某人产生特殊兴趣,并且沉醉其中,称为“歌迷”、“影迷”、“戏迷”、“球迷”、“乐迷”等等,而韩国人则用“狂”来表述他们,如“足球狂”、“电影狂”、“音乐狂”等等。

俗语俚语的同路置换,是另一个有趣现象。作为民族语言重要的构成,俗语、俚语,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最能反映一国民众的社会文化心态,是窥探其民风、世态、习惯极好的窗口。分析中韩民间大量俗语俚语,其形成及表述特点后,不难发现:韩国相当多的俗语俚语,是来自中国的,是中国人一些耳熟能详的俗语俚语的同思路转换(即同路置换),它们或内涵,或句式,或结构,或风骨,保有着原型的特征,同时体现了韩民族一贯的心理和特色,更本土化、更民族化,很耐人寻味。例如:

谈某人,某人就到——汉语曰“说曹操,曹操就到”,韩语曰“说老虎,老虎就到”;不自量力——汉语曰“关公面前耍大刀”,韩语曰“孔子面前背书”;爱情蒙蔽人的眼睛——汉语曰“情人眼里出西施”,韩语曰“情人眼里盖着豆皮儿”;谁都不知道——汉语曰“神不知,鬼不觉”,韩语曰“老鼠不知,鸟不觉”;女人好发议论——汉语曰“三个女人一台戏”,韩语曰“三个女人聚会,一摞碟子打碎”;因小失大——汉语曰“一只老鼠害了一锅汤”,韩语曰“一个泥鳅弄浑了一条小溪”;铁杵磨成针——汉语曰“功夫不负有心人”,韩语曰“用功盖的塔不可能塌陷”;十指连心——汉语曰“手心手背都是肉”,韩语曰“咬十个指头,没有不疼的”;喝醉了才会讲真话——汉语曰“酒后吐真言”,韩语曰“醉中真谈”;给不合适的对象上课——汉语曰“对牛弹琴”,韩语曰“牛耳读经”……

总之,作为近邻,中韩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迥异,但是,双方曾经有过共同

的文化传统,而今又有相近的繁荣经济,促进发展的目标,这决定了中韩战略合作、文化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今天,我们讨论中韩语言,充分认识社会差异导致的中韩语言文化差异,正是为了更好地增进了解,扩大交流,疏通管道,推动两国人民更密切的互动合作,加速提升两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竞争力,只有这样,在未来亚洲崛起的历史变革中,中韩两国人民才能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崔健. 韩汉范畴表达对比.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 [2] 许维翰. 现代韩国语语法.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